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專題講演全文

講題：兩岸三地的新天地——中華民族的遠景

日期：2005/12/10

地點：邵逸夫堂

壹、 前言

劉校長、校董會鄭主席、金前校長、各位教授、各位貴賓、各位同學：

這次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是我個人莫大的榮幸。誠如劉校長所說，台大是我的母校，北大是我母親的學校，而今天又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母校，非常榮幸。

今天我要談的題目是兩岸三地有甚麼共同的願景，就先從香港談起。香港在近代中國史上，具有啓迪的先驅角色。光緒年間推動百日維新的康有為、梁啓超都來過香港，看到道路也可以如此乾淨，中國人的社會同樣也可以推動文明建設，香港的文明給他們莫大的鼓勵。而推動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接受啓蒙教育，接受過西方文明的洗禮。所以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是有密切的關係。

香港曾經渡過一段漫長的殖民歲月。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創立，代表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文化有其特殊的堅持與傳承。到今天，香港更成爲兩岸三地的一個重要連結點。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先生，本身就是一個代表；他成就於大陸，創辦新亞書院於香港，講學終老於台灣。金耀基前校長，成長於台灣，成就於美國，奉獻於香港。今天的校長劉遵義先生，是世界知名的經濟學者，成就於美國，目前則奉獻於香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香港，乃至於香港中文大學，在東西文化及兩岸互動等兩個層面，所展現的包容力與潛力，帶給我們無限的願景。

香港，對我個人來說，則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陌生是因爲，三十八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我結束美國的教職，我與內人從歐洲回台灣時，曾在香港過境住了兩夜（TWO NIGHTS STAND, AND I WAS TRAVELLING WITH MY WIFE）。不過，我對香港也很熟悉，因爲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常常聽到他們對香港變化與發展的評論，我也曾經在服務公職時，主持港澳小組、大陸小組，擔任交通部長時，也促進台港兩地空運、海運的密切合作。我在負責全面的行政工作時，也曾於九五年啓動「發展台灣爲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當時規劃台灣成立營運中心的構想，這個模式、靈感就得之於香港，以香港的國際化、自由化爲典範。可以說，我和香港有很深的因緣。但很可惜的是，在我們推動的過程中，冒出個程咬金，名字叫「戒急用忍」，使得台灣的國際化與自由化，起碼慢了十年。

今年，對我個人來說，是沈澱的一年。今年，我交下了國民黨主席的重擔，從日常繁雜的政治工作中跳脫出來，有更多的時間沈澱。我可以更清徹地思考民族的未來，以及台、港、大陸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分別扮演的角色。

今年也是激盪的一年，我在今年兩度訪問了大陸，強烈地感受到大陸追求進步發展的決心與企圖心。與建設上輝煌的成就。現在，我來到香港，更感受到明亮耀眼的東方之珠，也聚集了如此鉅大的能量。我的心情難免激盪，因爲我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發展契機，中華民族長久以來所渴望的富裕生活和社會繁榮，絕不是遙不可及的夢

想。我為此感到振奮，好像看到了兩岸三地即將出現的「新天地」。

台灣、香港、大陸，我們常稱為「兩岸三地」。它其實代表了彼此有同，也有異。因為有「同」，所以統稱為「兩岸三地」，也因為有「異」，所以有「兩」有「三」。如何運用「異中求同」，如何發揮「同中化異」，正是建構兩岸三地「新天地」的關鍵所在。

貳、 新天地的敵人

談到這裡，讓我想到了美國前甘乃迪總統在一九六〇年接受民主黨提名時所發表的一篇演說，在這篇演說中他承諾要給美國人一個「新境界」(New Frontier)，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無知與偏見的問題，以及貧窮與富裕的問題。因為和平的敵人就是戰爭，良知的敵人就是無知與偏見，富裕的敵人就是貧窮。今天，我們站在新天地的前緣，也正要迎向新的里程，但兩岸三地的新天地面對的挑戰究竟是什麼？新天地的前景又在那裏？這是身為知識份子必須思考的問題。

英國的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 在二十世紀中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這本書中，他對開放社會的內涵和特質著墨並不很多，但重視的問題卻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歷史主義。也就是由柏拉圖到黑格爾一貫下來的各種歷史決定主義。依據他的論點他的論點，只要認清了開放社會的敵人，不讓敵人存在，那自然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同樣的，如果我們依循他的邏輯，大家就應該共同思索，怎麼認清「新天地」的敵人、阻力在哪裡，我們要避免它、減少它，甚至不讓它存在，這樣新天地就可以滋長、茁壯。

接下來我想從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層面，來為「兩岸三地」最難解的方程式，尋找答案。首先我們要做新天地（新機會）的主人，就要拋棄歷史的悲情，不要當歷史悲情的奴隸。兩岸三地雖然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歷史經驗，可是也都共同經歷過抵禦外侮、血淚交織的反帝國主義的戰爭，尤其台港兩地更分別忍受了不是被百般剝削、就是毫無尊嚴、認同錯亂的殖民統治。

因此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若不提高警覺，往往會有意無意被過去的歷史悲情所影響，讓悲情意識取代開明理性，民粹主義取代民主政治，造成意識型態掛帥，從而壓制了公民社會成長的機會。譬如現在台灣，台獨分離主義，所呈現的各種現象，和歷史悲情主義的關係，就很值得我們來深思。

我們必須向前看，就像金前校長所說的「尊重歷史，告別過去」。我們必須走出歷史漩渦的陰暗面，否則把精力與眼光都停留在過去，和過去糾纏不清，就會失去未來。

所以，簡單的說，當我們只想著過去的悲情時，就看不見未來的新天地，也看不見自己的價值。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要尊重她，但我們必需向前看。

在這裡，我要進一步加個附註：新天地之所以新，在於核心價值，不在於形式。就像上海的新天地一樣，外觀是舊的，但整體的精神是新的，設計及規劃則是前瞻的概念。當我們思考兩岸三地的新天地時，不能忽略了這個核心價值的議題。

但我也要坦誠向大家報告忘記過去、擺脫過去，是很困難的事情，有人三言兩語都是在談過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及五十年，每到選舉都拿出來炒作一番，我在講誰，大家也都知道。

參、 台灣、香港和大陸要強化合作信心，攜手邁進世界舞台

其次，我要指出的是，怎麼樣務實掌握當前兩岸三地交流合作的現實。現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時代，當然我們也注意到 WTO 部長會議即將在香港召開，也有人反對全球化。但我們兩岸三地間的距離日益縮小，而相互的依存度則不斷的增加。假如說，地球村上的成員，已然逐漸構成了生命共同體，則我們更需要掌握整體的趨勢，相互扶持、積極合作，才有前途。因為我們若錯失一時，將會延誤一世。今天大陸、台灣、和香港，一定要創造 1 加 2 大於 3 的效果。

台灣自 1987 年開放探親開啓兩岸交流契機，大陸又正逢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所以兩岸經貿便快速發展，香港成功扮演中介角色，形成了兩岸三地經貿互利三贏。到 2004 年香港與大陸貿易總額成長了將近十倍，台灣和大陸貿易總額則成長了四十倍以上。

不僅如此，2004 年台灣對大陸與香港的出口，已佔台灣總出口的 36.7%，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地區，遠超過第二大出口地區的美國 16.2%；大陸亦是香港第一大出口地區，2004 年香港對大陸的出口依存度已高達 44%。

此外，隨著大陸經濟崛起，全球資金亦轉向大陸投資。香港累計至 2004 年為止，已投資大陸 2,416 億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資大陸金額的 43%，是世界投資大陸最多的地區，台灣則緊接香港、美國及日本之後，為全球第四大投資大陸地區，累計至 2004 年為止，直接投資大陸金額達 396 億美元，占全球投資大陸金額的 7%。兩岸三地經貿發展到現在，可說是唇齒相依，互相依賴。

如果，台灣與大陸兩岸之間，商品與人員能直接往來，加上直接通航，我相信兩岸三地的經貿發展一定能夠更創高峰。

除了狹義的經貿投資之外，兩岸三地還有結構性的互補共利之處，根據 IMD2005 年競爭力排名，香港總體競爭力排名僅次於美國，是全球第二名，而兩岸三地中的台灣及大陸，則依序為全球第十一名及第三十一名。

許多年前，美國的學者米爾頓佛萊德曼曾說，「你看香港這塊石頭上住了六百萬人，為甚麼那麼富裕呢？」他回答自己的問題說「沒有甚麼特別的，自由嘛！」

香港是自由貿易港，經濟自由度相當高，依據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聯合公布的「2005 年全球經濟自由指數」排名，香港多年來均排名世界第一，不論是稅率及政府財政負擔、政府經濟干預、貿易政策、資本流動及外人投資、貨幣政策、銀行體制、私人財產權及對企業法規限制等自由度均相當高，人為干預少，政府清廉度高及依法行事作法備受肯定，都成為香港發展的核心競爭力。近一兩年來，有不少台灣的科技公司到香港股市上市，而許多台商在大陸的公司也以到香港上市為首選。為了規避民進黨政府對台商投資大陸的不合理限制，香港正逐漸成為台灣中小企業的籌資中心。

而大陸則是地大物博，長於生產，有廣大的市場，充沛的勞動力，儼然已經成為「世界的市場」、「世界的工廠」。尤其航太、高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成長名列前茅。

台灣的優勢則是教育普及，中小企業成爲社會堅實的中產階級，專業人才，長於研發、創新、設計、行銷，而且對企業忠誠度高，是不可多得的合作夥伴。當然，成功的「台灣經驗」，也累積了不容小覷的資金規模，實力可觀。台灣的資訊產業在世界上已經佔有一席之地，是台灣最具競爭力的行業。2004 年台灣的晶圓代工、筆記型電腦、主機板、封測等產業均爲世界第一。

交流有助於合作，合作有利於發展。我記得在推動亞台營運中心計劃時，紐約時報的記者來訪問我，我說，台灣、香港和大陸三者相結合，將是如虎添翼，老虎再添兩支翅膀這力量是無法阻擋的。

我常說，兩岸三地結合起來，一起來賺世界的錢，有何不好？話雖然說得很白，但代表了彼此結合後的力量，無與倫比。

三、開創和平穩定未來，建立合作機制，鞏固三贏基礎

第三個部分，我要強調的是新天地未來，應該要以宏觀前瞻的眼光，建立合作機制，一方面鞏固三贏的基礎，另一方面要營造有助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從經濟面來講，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合作已經有 CEPA，但台灣和大陸之間則無任何的經濟合作機制。

我們非常擔心台灣在國際上被邊緣化，這樣對台灣必定不是好事情，對兩岸三地也不會是正面的發展。因此台灣的執政者，絕不能阻撓兩岸三地經貿合作的潮流趨勢，這是連外國人都替我們操心的事。

因此我與胡錦濤總書記晤面時提出兩岸共同市場的概念，這個著眼點就是考慮到如果兩岸要加強經濟的交流合作，相互扶持，優勢互補，我們就要致力發展一套有前瞻性、而且互利互惠的機制。未來我們努力的方向，例如首先要排除貿易的障礙；再來就是關稅的降低或豁免；生產要素或相關條件，如人員、資金、貨物、技術、資訊的自由轉移；貨幣的統一；乃至於經貿政策的一致化。事實上我們看看歐洲共同市場與歐盟、歐元的出現，也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奮鬥、實驗而成，「歐洲人能，中國人爲何不能呢」？只要有堅強的信心，就不會被挫折或等待磨損；堅持信心與努力，未來我們一定可以掃除合作的障礙。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兩岸三地新天地的發展，除了要掃除歷史悲情意識、拋棄閉關自守心態，以及強化合作決心之外，我們尤其要開創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兩岸三地的差異，必然要經過時間的融合與相互的諒解。如果我們不能設身處地的多站在對方立場想問題，多深入了解對方的想法，又如何能夠可以化解對立，減少摩擦，弭平誤會？甚至於化解危機，避免衝突呢？這也就是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我與胡錦濤總書記晤面時，提出國共兩黨在「正視現實，開創未來」的共同體認下，而簽署國共兩黨五大願景的思想背景。我們一定要透過溝通，尋求諒解，才能創造一個和平安定的空間，讓我們心無旁騖，發揮智慧，大展身手。這也就是我念茲在茲提出「和平多贏、共存共榮」的原因。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開創兩岸三地合作繁榮的新天地，我們彼此責無旁貸！也是我們的挑戰！

尤其建構新天地的設計者，兩岸三地的知識分子，責任重大，讓我們大家一起把

這神聖光榮的責任給扛起來！一千多年前，宋朝的范仲淹曾說過一句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高尚的傳統，也是我對兩岸三地的當政者的一個期許。我記得，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馬若孟教授曾經提醒「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兩岸三地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菁英，是不是還要重蹈二十世紀歷史悲劇的覆轍」？這也就是我在今年四月底、五月初，到大陸進行和平之旅的著眼點。而一般的評價認為，和平之旅也確實有助於開啓了和平契機。但是我們也不能太過樂觀，必須提高警覺。因為歷史的悲情、封閉的政策、狂妄的作為，對現實的誤判，會立即摧毀我們所爭取到的契機。對於有心致力推動兩岸三地和平發展的好朋友們，我最後要呼籲大家的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開創契機與推開門窗的角色，搭橋之後還要鋪一條充滿和平發展的康莊大路，讓我們大步前行，攜手開創一個開放、穩定、合作的環境，帶給人民安和樂利，子孫長遠的幸福。觀念能轉動世界，推動進步，我們現在都站在中華民族歷史的轉捩點上，兩岸三地的新天地就在我們的面前，等待我們開墾、灌溉和耕耘。我也願意與大家共同勉勵，獻身為新天地的園丁。連戰也一直深信：不管任務有多艱鉅，只要開始動手，就有完成的一天。

古人有一句話：「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就像 NIKE 一句廣告詞所說的「JUST DO IT」，即便是要把最美好的豐收留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也應該儘速啓程，迎向中華民族的新天地！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劉校長和香港中文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從現在開始，能夠成為各位的校友，是我個人莫大的榮耀。謝謝大家！